

说话让他舒服是一种境界

□ 彭 匈



子曰：“君子一言以为知(智)，一言以为不知(智)，言不可不慎也。”孔子认为一个人的贤愚智昧，只须听你一两句话就能判断出来。可见，说话不仅是门学问，而且里面的水深得很。

首要者，说话要看对象。旧时北京天桥有段单口相声，说是一老字号鞋帽店伙计，招呼顾客很有一套。嗨哟张先生，有日子没见了，想买双鞋是吧，您先请坐。瞧您老这脚，四十码吧？顾客说四十二码。对对对，在下眼拙，四十二码，您随便挑。顾客说我今天没带钱。没关系，您先挑上，钱嘛您明儿再付。这儿先送您一双虎头鞋，拿回去逗少爷高兴。你说顾客还有不回头的吗！

后来这伙计被棺材店老板高薪挖去了。每日也在店前招呼客人。嗨哟张先生来了，有日子没见了。想买副寿方吧，各种板材随便挑。顾客说我今儿只是路过。您老里边请，坐会儿耽误不了工夫，瞧您这个头，一米七吧？顾客皱了眉要走，伙计说今儿不买没关系，钱送您一骨灰盒，拿回去逗少爷高兴。相声说的是旧时的荒唐事，不过道理是让人听明白了。

星移斗转，转眼到了当下。说话不看对象的事，仍然时有发生。有次报社组织采风，中有一诗人，好激动，有事没事喜欢“啊”两

声。这回看见乡村美景，他诗兴发作，当场就拦住一个扛锹的老农，啊！大伯，您真幸福！您看，您每天徜徉于这青山绿水之间，在那五彩斑斓的田野里尽情地奔跑！老农一头雾水，连忙说，啊不，不，不过我们家那狗倒经常这样。

跟农民说话，文气不要太重，同时理论色彩也不能太浓。当年我在县里宣传部门工作，下乡跟农民打交道是家常便饭。部里一位领导，理论水平没得说，可是他对农民说话，实在叫人一旁为他着急。那次他是在教育几个不安分集体生产经常赶闹子搞野马副业的农民，指着他们的鼻子说：“这样发展下去呀，你们会变的嘛——”几个农民睁大惊恐的双眼，似在等待判决。领导以极严重的口吻说出了结果：“你们会变成人类渣滓的嘛！”听的人目光从惊恐转成了迷茫，他们的确搞不清楚，“人类渣滓”究竟是个什么东西。就在这时，领导目光移开，凝视远方，似在自言自语：“当然，我国现阶段还存在着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制度……”他这模样，这语调，不知为何，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上大人孔乙己。

非常佩服长年在乡下工作的公社干部，布置工作，有板有眼；骂起人来，荡气回肠。有一次下乡，正碰上公社蔡书记在教训一个动作老是慢半拍的干部：“俗话说，喝汤

就赖(热)，磨刀就快，捉贼拿赃，捉奸拿双，如今蛮子都上了路，婊子都扎了裤。这个时候你才想起来汇报，等你认得秤来，早就没有猪肉卖了！”那被教训的干部只能张大了嘴巴喘气，半句都回嘴不得。

跟老外说话又是另外一番光景，你最好先捋清一下思路。老外思维一般走直线，“敷陈其事直言之”。我们思维多半呈曲线，所谓曲径通幽。老外称赞你漂亮，你最好说声谢谢。如果你来个“哪里哪里”，局面就复杂了。大热天一起玩，他买可乐，若主动说你也来一罐吧，账我一起付了。你最好接过，说声谢谢。倘若你明明想喝，一出口就是“不必了，不必了，让您破费，多不好啊”，老外就听不懂，按他的思维，你说不必了，他就不必了。这时你就有意见了，我只是谦虚一下，给你个棒槌，你就当针(真)了，你应该深入领会呀。一会儿，你热得顶不住，自己掏钱买一罐来喝，这下老外他又看不懂了，刚才让你喝，你又说不必了，态度还那么坚决——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

其实老外没有做错什么，思维方式不同罢了。老外直来直去，我们九曲回肠，文化背景不一样。西医配药用天平，中医捡药用手抓；西餐菜谱放盐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，我们是食盐少许酱油若干。有人说，老外过日子认真到刻板，我们过的那才叫心灵生活。想想也不无道理。

其实，作为普通百姓，说话出些毛病，影响不大。而身为领导，说话水平就不可等闲视之了。不为别的，老百姓开口叫说话，你那叫讲话，再往上叫作报告。你开口的时候，面对的人数众多，一讲半天，人们又必须

听。所以你得好好练。

我所认识的领导中，还几位“著名的话匣子”，作报告喜欢超时，即老百姓所谓“讲长话”。他的理由也很充分：有重要精神要传达，有很多想法要交流，有很多现象要提醒，有很多工作要布置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总可以控制在三个钟头之内的。

不过对于领导作报告超时，听众也有两种反应，如果你讲话言之有物，所谓思想有深度，理论有高度，信息有密度，视角有广度，还不乏箴言妙语、生动例证。哪怕你报告超时，听众反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，还没听过瘾，过后人们甚至会竖起大拇指，用德国大文豪歌德的话“语言是真能开花结果的”来点赞你。

如若你在台上，稿子照念，一字不漏，语调干巴，套话连篇。有时想脱开讲稿，发挥一番，结果话如轮转，重三倒四，言不及义，不知所云，所举例子，牛头马嘴，犯了法国哲人孟德斯鸠指出的“人思考越少，话越多”的毛病。你就别怪台下，或者睡成一片，或者嗡嗡嘈杂，或者埋头手机，或者频频如厕。更可怕的是，早已过了十二点，听众饥肠辘辘，喷烦有声，你却兴犹未尽，谈锋正健。顶不住的人别无他法，只好轮流溜出去吃粉。

还有更厉害的。我有一位熟人，他说他们单位有个领导有特异功能，你只要一看见他的背脊就会打哈欠，十分钟左右，下面就歪成一片。要命的是，你睡不了那么久啊，只能醒了接着又睡。这位领导有一点好处，你只要不糟，睡你的，他不管你，你若在下面嗡嗡嗡嗡开小会，他便要大喝一声，不要一糟！不糟的话，我再讲两点就结束，如果再糟，我下面还有五点！全场镇住，无人再敢出声。

□ 彭 匈简介：

广西政府参事、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专家、广西出版传媒集团编审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文化学者、广西区图书馆阅读推广大使、多所高校兼职教授。

曾任中共恭城县委宣传部部长、漓江出版社社长、广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。

已出版《乐此不疲》《又见众生》等十五部文化随笔及专著，作品入选多种版本“中国年度最佳散文”“中国年度精短美文”。

曾获两届自治区政府最高奖铜鼓奖、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银奖。

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《纵横中国》栏目特约嘉宾。

广西电视台“广西历史文化大讲堂”主讲专家。



本报与西双版纳傣文报合作专栏

我，雨林的儿子(外一首)

□ 岩温香(傣族)

当佛寺的钟声诉说轮回
把婴儿的哭声高高抬起
把最原始的村落高高抬起
——我，雨林的儿子
出生了

当春风听得雨林的歌声
春雨读懂花草树木的心语
你也把绿叶作诗时
——我，雨林的儿子
学会了飞翔

当一双雨林母亲的眼睛
一双雨林父亲的眼睛
望穿一个世界时
——我，雨林的儿子
成了一道虹

当陌生的云不语
陌生的水不言

天边不再重复雨林的暮色时
——我，雨林的儿子
是你远方的竹楼

春
春，像一位美少女
——傣家的美少女
在诗人的眼里花枝招展
勾了魂，也乱了情

当中，算我一个
总在春天里忘记自家的楼
随春的美色想入非非
忘尽了诗词

作者简介：岩温香，傣族，1983年生，2007年开始喜欢文学创作。鲁迅文学院第八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(云南班)学员。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作家协会会员。有诗歌、散文、小说(母语)发表于《西双版纳》杂志、《西双版纳报》、《广西民族报》、《文学天地》、《长江诗歌》、《澜沧江文艺》等。

小小说

求人不如求己

□ 农 华

自从局办主任老李要退休的消息传出后，在局里稍微有些资历的人早就摩拳擦掌，各显神通了，我也不例外。

为了这事，我托了不少关系，但都没底。本来应该直接找局长汇报思想，但想想局长刚到任不久，情况不明，不敢轻易去汇报，搞不好还误了事。

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有好消息传来，有个同学的同学正好认识我们局长，他们是老乡。很快我便和同学联系好，预约周末先去和同学的交流一下。

自从有了想法，为了谋求升职这事儿，虽说不上茶饭不思，但我明显是瘦了一大圈。

周末，为了缓解压力，我决定回老家看望退休后在老家享受晚年生活的爷爷。到老家时，爷爷早已捣鼓好一桌菜。入席后，爷爷便问：“整一盅米酒。”

“好，喝一盅。”我当然不会拒绝，扫了爷爷的兴。

爷孙俩就你一句，我一句地聊着，不知不觉一盅米酒就见了底。

爷爷依然精神十足，看着我问：“听说你近来到处托关系？”

“哦！找了。”我喝得几分迷糊，为事儿有眉目中窃喜。

爷爷放下手中的酒杯，瞄了我一眼，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：“还记得我以前给你讲过观音菩萨的故事吗？”

我一愣，然后回答：“记得呀。”

爷爷摆弄着酒杯：“你没有记得，你早忘咯。”

我低着头，不敢和爷爷对视。听了爷爷的话，我顿时酒醒了大半，而后的时间里爷爷只字不提刚才之事，但我内心难以平静。

在回城的路上，我一路思考着爷爷的话。当然，那个很久以前爷爷给我讲的，关于观世音菩萨的故事也逐渐清晰起来——

故事讲的是很久以前有一个人遇上了困难，某天在路经一座寺庙时，便毫不犹豫地进去朝拜。在庙里他发现有一个人和他一起人在拜，当他仔细看清楚这个人后，惊讶得不知所措，这不就是观世音菩萨本人吗？稳定了情绪后，那人犹豫地问：“您不是观音菩萨吗？为什么自己拜自己呢？”

观世音菩萨叹口气说：“因为求我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我也为难啊。”

“那应该找别人帮忙呀！”那人显得很激动。

观音菩萨苦笑着说：“求人不如求己啊！”

听了观音菩萨的话，那人醍醐灌顶，心中豁然开朗。

从老家回来后，我想起爷爷的话顿觉醍醐灌顶，随即拨通了同学的电话，把之前说好的约定推掉了。

作者简介：农华，上过学，当过兵，进过单位，是临时工，出过国，务过工；一个山里娃，当兵后才开始接触小小说，偏爱微型小说和闪小说；写过几篇豆腐块，巧幸上过《家园》《右江日报》《北海晚报》《鸡西工人报》《冰凌花》《同行》等。